元史

歸安姚氏咫進齋藏書

長興張林憲題

中國

去旬日無疾而終先是琅邪王筠至莊嚴寺寶誌遇之與交言歡飲至亡敕命筠爲誌蓋先覺也

藝術傳第三　通志一百八十三

後魏

晁崇弟懿　張淵徐路僧仙　高崇祖

殷紹　王早

耿玄　劉靈助沙門靈遠

李順興檀特師　顏惡頭

周澹　李脩父嘉

徐謇從孫之才　王顯

崔彧子景哲景哲子岡　蔣少游

北齊

由吾道榮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麴紹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綦毋懷文　張子信

陸法和　馬嗣明

後周

蔣昇　強練

姚僧垣　褚該

隋

庾季才子質　盧太翼

耿詢　來和

蕭吉　楊伯醜

臨孝恭　劉裕

張冑玄　許智藏

萬寶常　何稠

後魏

晁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也善天文術數爲慕容垂太史郎從慕容寶敗於參合爲道武所獲從平中原拜太史令詔崇造渾儀遷中書侍郎令如故天興五年月暈左角崇奏占爲角蟲將死帝既剋姚平於柴壁以崇言之徵遂命諸軍焚車而反牛果大疫輿駕所乘巨犗數百頭亦同日斃於路側自餘首尾相繼是歲天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崇弟懿明辯而才不及崇以善北人語爲黃門侍郎懿好矜容儀被服僭度言音類帝左右每聞其聲莫不驚悚帝知而惡之後其家奴告崇懿叛招引姚興及興寇平陽帝以奴言爲實執崇兄弟並賜死

張淵不知何許人也明占候自云嘗事苻堅堅欲征晉淵勸不行堅不從果敗又仕姚興爲靈臺令姚泓滅入赫連昌昌復以淵及徐辯對爲太史令統萬平淵辯俱見獲以淵爲太史令神䴥二年將討蠕蠕淵辯皆謂不宜行與崔浩爭於太武前淵專守常占而不能鉤深致遠故不及浩後爲驃騎軍謀祭酒著觀象賦其言星文

甚備文多不載又明元時有容城令徐路善占候坐繫
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禁慰問之路曰昨夜驛馬星流
計赦須臾應至隆宗先信之遂遣人出城候焉俄而赦
至又道武明元時太史令王亮蘇垣太武時破和龍得
馮弘太史令閔盛孝文時太史趙樊生並知天文後太
史令趙勝趙翼趙洪慶胡世榮胡法通等二族世業天
文又永安中詔以恒州人高崇祖善天文每占吉凶有
驗特除中散大夫永熙中詔通直散騎常侍孫僧化與
太史胡世榮太史令張寵趙洪慶及中書舍人孫子良

寺在門下外省校比天官書集甘石二家星經及漢魏
以來二十三家經[illegible]五十五卷後集諸家撮要前後
所上雜占以類相從[illegible]五卷二十八宿中外官及圖
合為七十五卷僧化黃老人也識星分案文占以言災
異時有所中言泰中[illegible]忠甚多言[illegible]於廷尉免
官永熙中孝武帝召僧化與中散大夫孫寵郭芙撰兵
法未就而帝入關遂與元寵中死於晉陽
殷紹長樂人也達[illegible]章[illegible]博士給事
東宮西曹太安四年上[illegible]以姚氏之時行

學伊川遇遊道大儒邱公受從受九章要術興字廣明
自云膠東人也山居隱跡希在人間漢將巨到陽翟九
崖巖沙門釋景興聞興邱北還巨獨留住依止景所求
請九章景復請巨向長樂某山就道人法穆法穆時共
景爲巨開述九章數家雖學後以元師和公所注黃帝
四序經文三十六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專說天地陰
陽之本其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說陰陽配合之原
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章說四時氣王休殺吉凶第三
叔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illegible]辰宿交會相生爲表裏第

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釋六甲刑禍福德以此經人
傳授於臣山神禁嚴不得賫出尋究經年粗舉綱要山
居嶮難無以自供不堪窘迫心生懈怠以甲寅之年日
維鶉火感物懷歸自爾至今二十五載臣前在東宮以
狀奏聞奉被景穆皇帝聖詔勑臣撰錄集其要最仰奉
明旨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抄撮要略當世所須吉凶
舉動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庶人貴賤等級尊卑差
別吉凶所用罔不畢備未及內呈先帝晏駕依先撰錄
謹以上聞其四序堪輿遂大行於世其從子玖亦以學

術著名

三早勃海南皮人也明陰陽九宮及兵法善風角明元時喪亂之後有人詣早求問勝術早爲設法令各無咎由是州里稱之時有東莞鄭氏執得讎人趙氏剋明晨會宗族當就墓所刑之趙氏求救於早早爲占候并授以一符曰君今且還選取七人令一人爲行主者佩此符於雞鳴時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平旦當有十人相隨向西北行中有七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應第七但捉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乃是鄭氏男五又也諸子並爲其族所宗敬故和解二家趙氏竟免後早與客清晨立於門內遇有卒風振樹早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時有兩匹馬一白一赤從西南來至即取我逼我不聽與妻子別語訖便入召家人隣里辭別仍沐浴帶書囊日中出門候使如期果有馬一白一赤從州而至即促早上馬遂詣行宮時太武圍涼州未拔故訪彥薦之早彥師也及至詔問何時當剋此城早對曰陛下但移據西北角三日內必剋帝從之如期而剋輿駕還都久不雨帝問早

旱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至未猶無片雲帝召旱詰之旱曰願更少時至申時雲四合遂大雨滂沱旱苦以疾辭乞歸鄉里詔許之遂終於家或言許彥以其術勝恐終妨己譎令歸之耳

耿玄鉅鹿宋子人也善卜占有客叩門玄在室已知其姓字并所齎持及來問之意其所卜筮十中八九別有林占時或傳之而性不和俗時有王公欲求其筮者玄則拒而不許每云今既貴矣何所求而復卜也欲望王意乎代京法禁嚴切王公聞之莫不驚慄而退玄多見憎忽下吏貢勝所親官止鉅鹿太守

劉靈助燕郡人也師事范陽劉弁而麤疎無賴或時負販或復刼盜賣術於市後事爾朱榮榮信卜筮靈助所上屢中遂被親待爲榮府功曹參軍建義初榮於河陰害王公卿士時奉車都尉盧道虔兄弟亦相率朝行宮靈助以其州里衛護之由是朝士與諸盧相隨免害者數十人榮入京師超拜光祿大夫封長子縣公從上黨王元天穆討邢杲元顥入洛天穆度河會爾朱榮於太行及將攻河內令靈助筮之靈助曰未時必剋時已向

士衆疲怠靈助曰時將至矣榮鼓之即便剋陷及至
北中榮攻城不獲以時盛暑議欲且還以待秋涼莊帝
詔靈助筮之靈助曰必破十八九間果如言車駕還宮
進爵燕郡公贈其父僧安爲幽州刺史尋兼尚書左僕
射尉瑾幽州流人北還與都督侯深等討葛榮餘黨韓
婁滅之於薊仍鎮州務又爲幽并營安四州行臺及爾
朱榮死莊帝幽崩靈助不寒微一朝至此自謂方術甚
能勸衆又以爾朱有誅滅之兆遂自號無上大行臺爲
莊帝舉義兵翻養大鳥稱爲巳瑞妄說國讖[illegible]劉氏

又云欲知避世入烏村遂刻氈爲人象書桃木爲符書作
詭道厭祝法人多信之時西河人紇豆陵步藩舉兵逼
晉陽爾朱兆頻戰不利故靈助唱言爾朱自然當滅不
久我兵由是幽瀛滄冀人悉從之從之者夜舉火爲號
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普泰元年率衆至博陵之安國
城與叱列延慶侯深爾朱羽生等戰戰敗被禽斬於定
州傳首洛陽支分其體初靈助每云三月末我必入定
州爾朱亦必滅及將戰靈助自筮卦不吉以手折蓍棄
之地云此何知尋見禽果以三月入定州而齊神武以

明年閏三月滅北等於韓陵山永熙二年贈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謚曰恭時又有沙門靈遠者不知何許人有道術嘗言爾朱榮成敗預知其時又言代魏者齊葛榮聞之故自號齊及齊神武至信都靈遠與勃海李嵩來謁神武待靈遠以殊禮問其天文人事對曰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勃海是齊地又太白與月並宜速用兵遲則不吉靈遠後罷道姓荆字次德求之不知所在

李順興京兆杜陵人也年十餘乍忘乍智時莫識之其言未來事時有中者盛冬單布衣跣行氷上及入洗浴略不患寒家嘗爲齋方食器用不周順興言昆明池中有大荷葉可取盛餅食其所居去池十數里日不移影順興負荷葉而歸脚徹泥塗坐驚異之後稍出城市常冠道士冠人有憶者不過數日輒至其家號爲李練好飲酒但不至醉貴賤並敬之得人所施輒散乞貧人蕭寶夤反召順興問曰朕王可幾年對曰爲天子自有百年者十年者一年者百日者事由可知及寶夤敗裁百日也有侯終德者寶夤之　　寶夤敗　　收集及者順興稱其

必敗德乃捧殺順興宮城門中頃之起活如初後賀拔
岳北征順興與魏收書一論毛鴻賓等九人姓名者悉
放責還順興從後提一河東酒缸以繩繫之於城巷牽
行俄而蒲坂降又無何至太傅梁覽家庭中卧以布衫
到覆身上後覽於趙崔反通使東魏事泄被誅覽以衣
到覆果如順興之形周文嘗至溫泉順興求乞溫泉東
閤驪山下二畝地周文曰李練用此何爲對曰有用未
幾至溫湯遇患卒於其地初大統十三年順興謂周文
曰可於沙苑北作一老君象面向北作笑狀周文[illegible]

爲答曰令笑破蠕蠕將甚惑未解其意及蠕蠕國滅周
文憶語遂作順興象於老君側檀特師者名惠豐身爲
比丘不知何處人飲酒啖肉語嘿無常逆論來事後皆
如言居於涼州宇文仲和爲刺史請之至州內歷觀廐
庫乃云何意畜他官馬官物仲和怒不聽住涼州未幾
仲和拒不受代朝廷令獨孤信禽之仲和身死資財沒
官周文遣書召之檀特發至岐州會齊神武來寇王壁
檀特曰狗豈能至龍門也神武果不至龍門而還侯景
末叛東魏之前忽提　竺杖頭刻爲獼猴令其面常向

西日夜弄之又索一角弓牽挽之俄而景啓降尋復背叛之皆以爲驗至大統十七年春初忽著一布帽周文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文帝崩復取一白絹帽著之左右復問之檀特云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天人覺後又著白絹帽左右復問之云汝不著王亦著也孟 而丞相第二兒武邑公薨其事驗多如此也俄而疾死

顏惡頭章武郡人也妙於易筮遊州市觀卜有婦人負囊粟來卜歷七人皆不中而彊求其粟惡頭充之卜者曰君若能中何不爲卜惡頭因筮之曰登高臨下水洞洞唯聞人聲不見形婦人曰姙身已七月矣向井上汲水忽聞胎聲故卜惡頭曰言十月三十日有一男子諸卜者乃驚服曰是顏生邪相與具羊酒謝焉有人以三月十三日詣惡頭求卜遇兆之履惡頭占之曰君卜父父已亡當上天聞哭聲忽復蘇而有言其人曰父卧疾三年矣昨日雞鳴時氣盡舉家大哭父忽驚寤云我死有三天人來迎欲升天聞哭聲遂墜地惡頭曰更三日當永夫果如言人問其故惡頭曰兆上天丁土是今日

庚辛本官災故知卜父今三月壬入墓又見宗廟爻發故知死變見生氣故知蘇兌爲口主音聲故知哭兌變爲乾乾天也兌爲言故知有言未化入戌爲土三月土臺戌又是本宮鬼墓末後三日至戌故知三日復死惡頭又語人曰長樂王某年某月某日當爲天子有人姓張聞其言數以寶物獻之豫乞東益州刺史及期果爲天子擢張用之惡頭自言尼在彭城後遊東都逢彭城王爾朱仲遠將代齊神武於鄴召惡頭令壓惡頭野生不知避忌高聲言大惡仲遠怒其沮衆斬之

周澹京兆鄠人也多方術尤善醫藥遂爲太醫令明元嘗苦風頭眩澹療得愈由此位特進賜爵成德侯神瑞二年京師饑朝議遷都於鄴澹與博士祭酒崔浩進計言不可明元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詔賜澹浩妾各一人卒謚曰恭

李脩字思祖本陽平館陶人也父亮少學醫術未能精究太武時奔宋又就沙門僧坦略盡其術針灸授藥罔不有効徐兗間多所救恤亮大爲聽事以含病人死者則就而棺殯親往弔視其仁厚若此累遷府參軍督護

本郡士門宿宦咸相交昵車馬金帛酬賚無貲脩兄元孫隨畢衆敬尉平陽亦遵父業而不及以功拜奉朝請脩略與兄同晚入代京歷位中散令以功賜爵下蔡子遷給事中太和中常在禁內文明太后時有不豫脩侍針藥多効賞賜累加車服第宅號爲鮮麗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人在東宮撰諸藥方百卷皆行於世先是咸陽公高允雖年且百歲而筋力尚康孝文文明太后時令脩診視之一旦奏言允脉竭氣微大命無遠未幾果如脩言於太醫令賜青州東史

徐謇字成伯丹揚人也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善醫藥謇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之送京師獻文欲驗其能置病人於幕中使謇隔而脉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被寵遇爲中散稍遷內行長文明太后時問經方而不及李脩之見任用謇合和藥劑攻療之驗精妙於脩而性祕忌承奉不得其意雖貴爲王公不爲療也孝文還洛稍加眷待體小[illegible]儀有病皆令勉療又除中散大夫轉侍御師養[illegible]孝[illegible]仍丹致延年法乃入居嵩高採營其物歷歲無所成遂罷

二年上幸縣瓠有疾大漸乃馳駙召謇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數百里至診省有大驗九月車駕次于汝濱乃大爲謇設太官珍膳因集百官特坐謇于上席遍陳餚觴于前命左右宣謇救攝危篤振濟之功宜加酬賚乃下詔褒美以謇爲大鴻臚卿金鄉縣伯又賜錢絹雜物奴婢牛馬事出豐厚皆經內呈諸親王咸陽王禧等各有別賚並至千匹從行至鄴上猶自發動謇日夕左右明年從詣馬圈上疾勢遂甚蹙蹙不怡每加切誚又欲加之鞭捶幸而獲免帝崩後謇隨梓宮還洛謇常有將餌及吞服道年垂八十而鬚髮不白力未多衰正始元年以老爲光祿大夫卒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謚曰靖子踐字景昇襲爵位建興太守文伯仕南齊位東莞泰山蘭陵三郡太守子雄員外散騎侍郎醫術爲江左所稱事並見南史雄子之才幼而儁發五歲誦孝經八歲略通義旨曾與從兄康造梁太子詹事汝南周捨宅聽老子捨爲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年十三召爲太學生粗通禮易彭城劉孝綽河東裴

子野吳郡張嵊等每共論周易及喪服儀酬應如響咸共歎曰此神童也孝綽又云徐郎鷙頷有班定遠之相陳郡袁昂領丹楊尹辟爲主簿人務事宜皆被顧訪郡廨遭火之才起望夜中不著衣披紅眠帕出房映光爲昂所見功曹白請免職昂重其才術仍特原之豫章王綜出鎮江都復除豫章王國左常侍又轉綜鎮北主簿及綜入魏三軍散走之才退至呂梁橋斷路絕遂爲統軍石茂孫所止綜入魏旬月位至司空聽綜收斂僚屬乃訪知之才在彭泗啓孝文帝云之才大善醫術兼有機辯詔徵之才孝昌二年至洛物居南館禮遇甚優謇子踐啓求之才還宅之才藥石多効又闚涉經史發言辯捷朝賢競相要引爲之延譽武帝時封昌安縣侯天平中齊神武徵赴晉陽常在內館禮遇稍厚武定四年自散騎常侍轉秘書監文宣作相普加黜陟楊愔以其南士不堪典掌功程且多陪從全廢曹務轉授金紫光祿大夫以魏收代之才甚怏怏不平之才少解天文兼圖讖之學共館客宋景業參校吉凶知午年必有革易因高德正啓之文宣聞而大悅時婁太后及勳貴臣咸

云關西既是勍敵恐其有挾天子令諸侯之辭不可先行禪代事之才獨云千人逐兎一人得之諸人咸息須定大業何容翻欲學人又援引證據備有條目文宣從之登阼後彌見親密之才非唯醫術自進亦爲首唱禪代又戲謔滑稽言無不至於是大被狎昵尋除侍中封池陽縣伯見文宣政令轉嚴求出除趙州刺史竟不獲述職猶爲弄臣皇建二年除西兖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療之應手便愈孝昭賜綵帛千段錦四百匹之才既善醫術雖有外授頃即徵還既博識多聞

由是於方術尤妙大寧二年春武明太后又病之才弟之範爲尚藥典御勑令診候內史皆令呼太后爲石婆蓋有俗忌故改名以厭制之之範出告之才曰童謠云周里跂求伽豹祠嫁石婆斬冢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綖靴今太后忽改名私所致恠之才曰跂求伽胡言去已豹祠嫁石婆豈有好事斬冢作媒人但令合葬自斬冢唯得紫綖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爲字此下系綖者熟當在四月之中之範問靴是何義之才曰靴者革旁化寧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有人患腳跟痛諸醫

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冒如此之才爲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又有以骨爲刀子把者五色班蘭之才曰此人瘤也問得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僕射俄除兖州刺史特給鐃吹一部之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恍忽不恒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爲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太虛所致即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愈帝每發動暫還騎追之針藥所加應時必效故頻有端執之舉入秋武成小定更不發動和士開欲依次轉進以之才附籍兖州即是本屬遂奏附除刺史以胡長仁爲左僕射士開爲右僕射及十月帝又病動語士開云浪用之才外任使我辛苦其月八日勑驛追之才帝以十日崩之才十一日方到既無所及復還赴州在職無所侵暴但不甚閑法理頗亦疎慢用捨自由五年冬後主徵之才尋左僕射闕之才曰自可復禹之績武平元年重除尚書左

僕射之才於和士開陸令萱母子曲盡畢狎二家若疾
救護百端由是遷尚書令封西陽郡王祖珽執政除之
才侍中太子太師之才恨曰子野沙汰我珽目疾故以
師曠比之之才聰辯彊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談體語
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常戲之才爲師公之才曰
既爲汝師又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又嘲王昕姓
云有言則訌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爲馬施角尾而成羊
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之當
爲之也即答云卿姓在上爲虛在丘爲虛生男則爲虛
配馬則爲驢又常與諸士出游遥望羣犬競走諸人試
令目之之才即應聲云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
東走爲負帝女南徂李諧於廣坐因稱其父名曰卿嗜
熊白生不之才曰平平耳又曰卿此言於理平不諧遽
出避之道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顏色何不悅諧告
之故德正徑造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坐者曰箇人諱
底衆莫之應之才曰生不爲人所知死不爲人所諱此
何足問唐邕白建方貴時人言云并州赫赫唐與白之
才藝之元日對邕爲諸令史祝曰卿等位當作唐白又

以小史好嚼筆故常執管就元文遥口曰借君齒其不
遜如此歷事諸帝以[illegible]得寵武成生齦牙問諸醫尚
槃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而撻之後以問之才拜
賀曰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聰明長壽武成悅而賞之爲
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
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佞我何由可活之才妻魏
廣陽王妹之才從文襄求得爲妻和士開知之乃遥其
妻之才遇見而避之退曰妨少年戲笑其縱之如此年
八十卒贈司徒公録尚書事謚曰文明長子林字少卿

太尉司馬次子同卿太子庶子之才以其無學術每歎
曰終恐同廣陵散矣弟之範亦醫術見知位太常卿特
聽襲之才爵西陽王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隋開皇中卒
王顯字世榮陽平樂平人也自言本東海郯人王朗之
後也父安上少與李亮同師俱受醫藥而不及亮顯少
歷本州從事雖以醫術自通而明敏有決斷才用初文
昭太后之懷宣武夢爲日所逐化而爲龍繞后后寤而
驚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勑徐謇及顯等爲后診脉謇
云是微風入藏宜進湯加針顯言案三部脉非有心疾

將是懷孕生男之象累如顯言久之補侍御師宣武自
幼有微疾顯攝療有效因稍蒙眄識又罷六轄之初顯
爲領軍于烈開通規策頗有密功累遷廷尉卿仍在侍
御營進御藥出入禁內累遷御史中尉顯前後居職所
在著稱糾折庶獄究其姦宄高出內惜慎憂國如家及領
憲臺多所彈劾自寮肅然又以中尉屬官不悉稱職諷
求改革詔委改選務盡才能而顯所舉或有請屬未皆
得人於是衆議喧譁聲望致損後宣武詔顯撰藥方三
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療諸疾東宮建以爲太子詹事委
任甚厚上每幸東宮顯常近侍出入禁中仍奉醫藥賞
賜累加爲立館宇寵振當時以療功封衛國縣伯及
宣武崩明帝踐阼顯參奉璽紼隨從臨哭微爲其體顯
既蒙任遇兼爲法官恃勢使威爲時所疾朝宰託以侍
療無效執之禁中詔削爵位徙朔州臨執呼冤直閤伊
盆生以刀鐶撞其腋下傷中吐血至右衛府一宿死子
曄尚書儀曹郎中懼走後亡彼獲拷掠百餘宅沒於官祖
顯構會元景就刑南臺及顯之外在右衛府唯隔一巷
相去數十步世以爲有報應之驗始顯布衣爲諸生有

沙門相顯後當富貴誠其勿[illegible]吏爲吏必敗由是宣武
時或欲令其兼攝吏部每殷勤辭避及宣武崩帝夜即
位受璽策於儀須兼太尉及又部舍卒百官不具以顯
兼吏部行事又顯亦敗之前有嫗卜相於市言人吉凶
頗驗時子牌已爲郎聞之繼服就嫗問已終至何官嫗
言君今既有位矣不復更遷當受父寃並如其語
崔彧字文若清河東武城人也曾祖逞御史中丞祖禕
父勳之大司馬外兵郎贈冀州刺史彧與兄祖妣俱自宋
入魏祖妣以才學知名[illegible]彧少逢隱沙門教以素問
甲乙遂善醫術中山王英子略嘗病王顯等不能療彧針
之抽[illegible]即愈後位冀州別駕性仁恕見疹者喜與療之廣
教門生令多救療其弟子清河趙約勃海郝文法之徒
咸亦有名彧子景哲豪率亦以醫術知名位魏太中大
夫司徒長史景哲子固字法峻幼好學汎覽經傳多伎
藝元工相術爲司空參軍齊天保初爲尚藥典御歷高
陽太守太子家令武平中爲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從
幸晉陽嘗謂中書侍郎李德林曰比日看高相王以下
文武官人相表俱盡其事口不忍言唯第一人更應富

實當爲佗國不在本朝吾不及見也其精如此罔性廉謹恭儉自修所得俸秩必分親故終鴻臚卿臨終誡其二子曰夫恭儉福之輿傲侈禍之機乘福輿者浸以康休蹈禍機者忽而傾覆汝其誡歟吾沒後斂以時服柔無牢餘棺足周屍瘞不泄露而已及卒長子修遵父命

景哲弟景鳳字鸞叔位尚樂典御

蔣少游樂安博昌人也慕容白曜上平東陽見俘入於平城充平齊戶後配雲中爲其性機巧頗能畫刻有文思吟咏之際時有短篇遂幽冀平城以備寫書爲業而名猶在鎮後被召爲中書寫書生與高聰俱依高允允並薦之與聰俱補中書博士自在中書恒庇於李沖兄弟子姪之門始北方不悉書州蔣族或謂少游本非人士又少游微因工藝自達是以公私人望不至相重唯高允李沖曲爲體練孝文文明太后嘗因密宴謂百官曰本謂少游作師耳高允老公乃言其人士然猶驟被引命以規矩刻繢爲務因此大蒙恩賜而位亦不遷陟也及詔尚書李沖與馬誕游明根高閭等議定衣冠於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訪於劉昶二意相乖時致

諍競積六載乃成班賜百官冠服之成少游有効焉後於平城將營太廟太極殿遣少游乘傳詣洛量準魏晉基趾後爲散騎侍郎副李彪使江南孝文脩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遷兼將作大匠仍領都水池湖泛戲舟檝之具及華林殿詔脩舊增新改作金墉金樓皆所措意號爲妍美雖有文藻而不得申其才用恒以剖劘繩尺碎劇怨怨徙倚園河城殿之側識者爲之歎慨而乃坦爾爲己任不告疲耻又兼太常少卿都水如故卒贈龍驤將軍青州刺史謚曰質有文集十卷餘少游

又爲大極模範與董謐等共建之皆未成而卒初文成時郭善明其機巧比京宮殿多其制作孝文時青州刺史侯文和亦以巧聞爲要舟水中立射滑稽多智辭說無端尤善淺俗委巷之語至可捧笑位樂陵濟南一郡太守宣武孝明時豫州人柳儉殿中將軍閻文備郭安興並機巧洛中製木寧寺九層佛圖安興爲匠也始孝文時有范齊兒者善圍碁曾與李彪使蠕蠕令江南上品王抗與齊兒制勝而還又有浮陽高光宗亦善擕蒲趙國李幼亨洛陽丘何奴並工握槊不出蓋明戲近入

中國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將殺之弟從獄中爲此戲以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也宣武以後大盛於時

北齊

由吾道榮琅邪沂陽人也少爲道士入長白山泰山又遊燕趙皆聞晉陽有人大明法術乃尋之是人爲人家傭力無名者久求訪始得其人道家符水禁呪陰陽歷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歲餘是人謂道榮云我本恒岳仙人有少罪過爲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鄉宜送吾至汾水及至汾河遇水暴長橋壞船渡艱難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絙徹頃水積將至天是人徐自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傍人咸云水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如此法道榮所不得也道榮仍歸本郡隱於琅邪山中辟穀餌松术茯苓求長生之秘又善洞視蕭孰等之敗於江南其日道榮言之日見其後鄉人從役得歸者勤問敗時形勢與道榮所說符同尋爲文宣追往晉陽道榮恒野宿不入逆旅至遼陽山中夜初馬驚有猛獸去馬止十餘步所追人及防援者並驚怖將走道榮徐以杖畫地

成火坑猛獸遽走道榮至晉陽文宣見之甚悅後歸鄉
里隋開皇初備禮徵辟授上儀同三司諫議大夫沭陽
縣公從晉王平陳還苦辭歸鄉卒年八十五又有張
袁遊者文宣時令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及成帝置之
玉匣云我貧人閒作樂不能飛上天待臨死時取服
王春河東安邑人也少精易占明陰陽風角神武引爲
館客韓陵之戰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三離將士皆
懼神武將退軍春叩馬諫曰比至未時必當大捷遽縛
其子詣軍門爲質若不勝請斬之賊果大敗後從征討
恒令占卜其言多中位東徐州刺史賜爵安夷縣公卒
贈秦州刺史
信都芳字玉琳河間人也少時筭術兼有巧思每精心
研究或墜坑坎常語人云筭歷玄妙機巧精微我每一
沈思不聞雷霆之聲也其用心如此後爲安豐王延明
召入賓館有江南人祖暅者先於邊境被獲在延明家
舊明歷筭而不爲王所待芳諫王禮遇之暅後還留諸
法授芳由是彌復精密延明家有羣書欲抄集五經筭
事爲五經宗及古今樂事爲樂書又聚渾天欹器地動

銅烏漏刻候風諸巧事并圖畫爲器准並今芳筭之會延明南奔芳乃自撰注後隱於并州樂平之東山太守慕容保樂聞而召之芳不得已而見焉於是保樂爭紹崇薦之於神武爲館客授中外府田曹參軍芳性清儉質樸不與物和紹宗給其羸馬不肯乘騎夜遣婢侍以試之芳忿呼毆擊不聽近已狥介自守無求於物後亦注重差勾股復撰史宗芳精專不已又多所闚涉丞相令曹祖班謂芳曰律管吹灰術甚微妙絕來既久吾思不至卿試思之芳留意十數日便報班云吾得之

終須河內葭莩灰祖對試之無驗後得河內灰用術應節使飛餘灰即不動也爲時所重竟不行用故此法遂絕又著樂書遁甲經四術周髀宗其序曰漢成帝時學者問蓋天揚雄曰蓋哉末幾也問渾天曰落下閎爲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莫之息矣此言蓋差而渾密也蓋器測景而造用之日久不同於祖故云末幾也渾器量天而作乾坤大象隱見難變故云幾乎是時太史令尹咸窮研晷蓋易古周法雄乃見之以爲難也自昔周公定景于城至漢朝蓋器一改爲渾天覆觀

以靈憲爲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爲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古之人制者所表天效玄象芳以渾筭精微術機萬首故約本爲之省要凡述二篇合六法名四術周髀宗又上黨李業興撰新歷自以爲長於起故何承天祖沖之三家芳難業興五十事又私撰歷書名曰靈憲歷筭月頻大頻小食必以朔證據甚甄明每云何承天亦爲此法而不能精靈憲若成必當百代無異議者書業卒而卒

宋景業廣宗人也明周易爲陰陽緯候之學兼明

魏武定初任北平太守文宣作相在晉陽景業因高德政上言易稽覽圖曰鼎五月聖人君天與延年齒東北水中庶人王高得之謹案東北水謂勃海也高得之明高氏得天下也時魏武定八年三月也高德政徐之才並勸文宣應天受禪乃之鄴至平城都諸大臣沮計將還賀拔仁等又云宋景業誤王宜斬之以謝天下帝曰宋景業當爲帝王師何可殺也還至并州文宣令景業筮遇乾之鼎景業曰乾君也天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吉辰順天受禪或曰陰陽書

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於其位景業曰此乃大吉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帝大悅天保初封長城縣子受詔撰天保歷李廣爲之序

許遵高陽新城人也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風角占相逆刺其驗若神神武引爲館客自言祿命不富貴不橫死是以任性疎誕多所犯忤神武常容借之芒陰之役遵謂李業興曰賊爲水陳我爲火陳水勝火我必敗果如其言清河王岳以遵爲開府記室岳後將救江陵遵曰此行必致後凶宜辭疾勿去岳曰勢不免去正當與君同行遵曰遵好與生人相隨不欲與死人同路岳彊給其馬以行至都尋遇三臺初成文宣宴會尚書以上三日不出許惇妻李氏憂之以問遵遵曰明日當得三百匹絹李氏曰若然當奉三束遵曰不滿十匹既而皆如言文宣無道日甚遵語人曰多折筭來吾筮此狂夫何時得死於是布筭皆然大言曰不出冬初我乃不見文宣以十月崩遵果以九月死子暉亦學術數遵謂曰汝聰明不及我不勞多學唯授以婦人產法豫言男女及產日無不中武成時以此數獲賞焉又有滎陽麴紹者

亦善占侯景欲試之使與郭生俱卜二伏牛何者先起卜得火兆郭生曰赤牛先起紹曰青牛先起景問其故郭生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紹曰火將然煙先起煙上色青故知青牛起既而如紹言

吳遵世字季緒勃海人也少學易入恒山忽見一老翁授之開心符遵世跪而吞之遂明占卜後出遊京洛以卜筮知名魏孝武帝之將即位使之筮遇否之萃曰先不占後喜帝曰喜在何時遵世曰剛決柔剛春末夏初也又筮遇明夷之晉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若能敬始慎終不失法度無憂入地矣終如其言後文襄引為大將軍府墨曹參軍從遊東山有雲起恐雨廢射戲使筮遇剥李業興云坤上艮下剥艮為山山出雲故知有雨遵世云坤為地土制水故知無雨文襄使崔暹書之云遵世若著賞絹十匹不著罰杖十業興曰同是蓍何獨無賞文襄曰遵世著會我意故賞也須臾雲散二人各受賞罰皇建中武成以丞相在鄴下居守自致猜疑甚懷憂懼謀起兵每宿輒令遵世筮遵世云自有大慶由是不決俄而趙郡王等奉太

后令以遺詔追武成更令筮之遵世云此已作十餘卦其占自然有天下之徵及即位除中書舍人固辭老疾授中散大夫和士開封王妻元氏無子以側室長孫爲妃令遵世筮遵世云此卦偶與占同乃出其占書云元氏無子長孫爲妃士開喜於妙中於是起叫而舞遵世著易林雜占百餘卷後預尉遲迥亂死焉

趙輔和清都臨漳人也少以明易善筮爲神武館客神武崩於晉陽葬有日矣方襄令文宣與吳遵世等擇地頻卜不吉又至一所筮遇蒺藜咸云凶輔和少年最莊衆人後進云革卦於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革彖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文宣遂登車顧云以此地爲定即義平陵也有人父爲刺史得書云疾是人詣館別託相知者筮遇泰筮者云此卦甚吉是人出後輔和謂筮者云泰乾下坤上則父入土矣豈得言吉果凶問至有人父疾託輔和筮遇乾之晉慰諭令去後告人云乾之遊魂乾爲天爲父父變爲魂而升於天能無死乎亦如其言太寧武平中筮後宮誕男女及時日多中遂至通直常侍入周亦爲儀同隋開皇中卒

皇甫玉不知何許人也善相人文襄之自潁川歸文宣
從從玉於傍縱觀謂人曰大將軍不作牧指文宣曰會
道北垂鼻漢者及文宣即位試玉相術故以帛巾袜其
眼使歷摸諸人至文宣曰此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曰當
至丞相於常山長廣二王並曰亦貴至石動桶曰此弄
癡久至二供膳曰正得好飲食而已玉嘗爲高歸彦相
曰位極人臣但莫反歸彦曰我何爲反玉曰公有反骨
孝昭踢趙郡王十死不問王喜曰皇甫玉相臣云當惡
死今復何慮帝以玉輒爲諸王相心不平之玉謂其妻

曰殿上者不過二年妻以告合人斛斯洪慶妻洪慶以
啓帝怒曰向婦女小兒評論萬乘主勑召玉玉每照鏡
自言兵死及被召謂妻曰我今去不廻若過日午時當
得治既至正中遂斬之文襄時有吳士雙盲妙於聲文
襄歷試之聞劉桃枝聲曰有所繫屬然當大富貴王侯
將相多死其手譬如鷹鸇大爲人所使聞趙道德聲曰亦繫
屬人富貴翕赫不及前人聞侯呂兒分聲與道德相似聞
太原公聲曰當爲人主聞文襄聲不動崔暹私掐之乃
謬言亦國主也文襄以爲我家羣奴猶極貴況吾身也

又時有御史賈子儒亦能相人崔暹嘗將子儒私視文襄子儒曰人有上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眄速非帝王相也竟如言齊代善相者有館客趙瓊其婦叔寄書已轉在人處盡知之時人疑其別有假託不然則姑布子卿不如也初魏正始前有沙門學相遊懷朔舉目見人皆有富貴之表以爲必無此理燔其書而後皆如言乃知相法不虛也

解法選河內人也少明相術又受易於權會稽亦類玉

陳郡袁叔德時以太子燕子出行博陵太守不顧之言以親老言於執政惕惜惜語云既非正除尋當遣代叔德意欲留尊累在京令法選占云不踰三年得代終不還也勸其盡家而行又爲叔德相云公邑邑終爲吏部尚書鑒照人物後皆如言又頻爲和士開相中士開牒爲開府行參軍

魏寧鉅鹿人也以善推禄命徵爲館客武成以已生年月託爲異人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寧變辭曰若帝王自有法又有陽子術語人曰謠言

盧十六雉十四犍子相頭三十二且四八天之大數大
上之祚恐不過此既而武成崩年三十二
綦毋懷文不知何許人也以道術事神武武定初神武
與西師戰於芒山時軍中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懷文曰
赤火色黑水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主勝水宜改
爲黃神武遂改爲赭黃所謂河陽幡者也懷文造宿鐵
刀其法燒土鐵精以重柔鋌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爲刀
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
國冶家所鑄宿柔鋌是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但不能
頓截三十札也懷文又
劒劒其土可瑩刀每云昔
蠕客同館胡沙門指語懷
庭中一棗樹云令其布筭
若干絶赤若干赤白相半
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爲
孫正言謂人曰我昔聞曹
爲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
昌也滅年號承光即承之
平郡南幹子城是干將鑄
仕晉陽爲監館館中有一蠕
又云此人別有異筭術仍指
丁即知其實數乃試之并辯
是剩數之唯少一子筭者
一實懷文位信州刺史又有
晉演有言高王請兒阿保當
滅阿保謂天保也德之謂德

張子信河內人也頗涉文學少以醫術知名恒隱白鹿山時出游京邑甚爲魏帝崔季舒所重大寧中徵爲尚藥典御武平初又以太中大夫徵之聽其所志還山又善易筮及風角之術武衛將軍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鵲鳴庭樹鬬而墮焉子信曰不善向夕當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必不可往雖勑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琅邪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勑喚永洛仍起其妻苦留之稱隊馬署折不堪動詰朝而難作子信齊亡卒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戒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定人莫能測也或謂出自嵩高遍游遐邇既入荊州汶陽郡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爲豫見萌兆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爲國立効師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度江法和時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周問之曰亦剋亦不剋景遣將任約擊梁湘

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胄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驍躍即攻之若得彼明日當不損客子一人而彼賊然[illegible]恐亂遂縱火船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麾風風[illegible]返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剎語檀越等此雖爲剎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剎仰頭裁出鼻遂禽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爲郡守及魏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既平約往進見王僧辯於巴陵謂曰貧道已却侯景一齊其更何能爲檀越宜即逐取乃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

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塡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貫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至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具法和經略一戰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爲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揷表令搖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搖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爲授三歸龜乃入草初入疊山多惡疾人法和爲采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即求爲弟子山中多毒虫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峯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或少獲輒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船纜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齚袴襠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爲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爲人置宅圖墓以避

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爲都督郢州刺史封江乘縣公法和不稱臣其啓文朱印名上自稱居士後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爲三公而自稱何也褒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爲弟子唯以道術爲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所不立市丞牧佐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檻籠在道間上開一孔以受錢貫各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檻中所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爲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上應有報至是設供食具救援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郢入漢口將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師但鎮郢州

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聖其城門著麤白布衫袴布邪
巾大繩束腰[illegible]菩薩終日乃脫之及聞梁元敗滅復取
前凶服著之大泣受弔梁人入魏果見餡餅焉法和始
於百里洲造[illegible]詩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
年佛法當遭罹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荊州宮
室焚燼總管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
滅佛法此寺[illegible]在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清河王
岳進軍臨江[illegible]和舉州來附文宣以法和為大都督十
州諸軍事太[illegible]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荊州刺[illegible]

安湘郡公宋[illegible]為郢州刺史官爵如故莅弟遵為散騎
常侍儀同三[illegible]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
夏諸軍棄城而退法和與宋莅兄弟入朝文宣聞其有
奇術虛心想見之備三公國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
待之法和遥見鄴城下馬禹步辛術謂曰公既萬里歸
誠王上虛心相待何作此術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車
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幰油絡網車仗身百人詣闕通
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荊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
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萬段甲第一區田一

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宋孟千段其餘儀同剩受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二年間再爲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牀而終浴訖將殮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而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屋壁而墜之及剥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爲尚可百日天子急如人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母生三天丙天共五年說者以爲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言法和在荆郢有少姬年可二十餘自稱越嬈身披法服不肯嫁娶恒隨法和東西或與其私通十有餘年今有媧棄別更他適有司考驗並實越嬈因爾改適生子數人

馬嗣明河内野王人也少博綜經方爲人診脉一年前知其生死邪邪唯一子大寶其聰慧年十七八患傷寒嗣明爲其診脉退告楊愔云邪公子傷寒不療自差然脉候不出一年便死覺之少晚不可復療數日後楊邪並侍宴内殿文宣云邪子才兒大不惡我欲乞其隨近

一郡楊以年少未合剖符宴罷奏云馬嗣明稱大寶脉惡一年內恐死若其出郡醫藥難求遂寢太寶末朞而卒楊愔患背腫嗣明以練石塗之便差因此大爲楊愔所重作練石法以麤黃色石如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內淳醋中自有石屑落醋裏煩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擣下篩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武平中爲通直散騎常侍針灸孔穴往往與明堂不同嘗有一家二奴俱患身體遍青漸虛羸不能食訪諸醫無識者嗣明爲灸兩足趺上各三七壯便愈武平末從駕往晉陽至遼陽山中數處見牓云有人家女病若能差之者購錢十萬又諸名醫多尋牓至是人家問疾狀俱不下手唯嗣明爲之療問其病由云曾以手持一麥穗即見一赤物長二尺許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倒地即覺手臂疼腫月餘日漸及半身肘節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絕嗣明即爲處方令馳馬往都市藥示其節度前後服十劑湯一劑散比嗣明明年從駕還此女平復如故嗣明雖云術精妙多如是隋開皇中卒於太子藥藏監然性自矜大輕諸醫人自徐之才崔叔鸞以還俱爲其所輕

後周

蔣昇字鳳起楚國平河人也少好天文玄象之學文帝雅信待之魏大統三年東魏賈秦頓軍潼關文帝出師馬牧澤時西南有黃紫氣拖日從未至酉文帝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王王立王四季秦分今大軍既出喜氣下臨必有大慶於是與秦戰禽之自後遂降河東剋弘農破沙苑由此愈被親禮九年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文帝欲遣兵援之昇曰春王在東熒惑又在井鬼分行軍非便文帝不從軍至芒山不利而還太師宇

位為卿將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為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今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時月珝曰子勿為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不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也珝曰吾此雖當有帝王子終不復未二京矣琨邪可奉卿謹奉之璞皆祀者必此人也珝遂隱于龍門山劉淵僭號徵為大司農侍中固以疾辭淵曰人各有心卜珝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志後復徵為光祿大夫珝謂使者曰非吾九州也及劉聰嗣僞位徵為太

當時劉琨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瑚答曰并州陛下之分今茲剋之必矣聰戲曰豎欲學堯生一行可平瑚曰臣所以來不及裝者正爲是行也聰大悅署瑚使持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弟曰死自吾分後慎勿紛紜及攻晉陽爲琨所敗瑚卒先奔爲其元帥所殺

鮑靚字太玄東海人也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墮井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靚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稍遷南陽中部都尉爲南海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饑其取白石煑食之以自濟王遺之強練張囊受之隨即漏之於地人或問之強練曰但欲使諸人見盛空耳至隋開皇初果移都於龍首山城遂空廢後莫知其所終又有蜀郡衛元嵩者亦好言將來事蓋江左寶誌之流天和中遂著詩預論周隋廢興及唐家受命並有徵驗尤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

姚僧垣字法衛吳興武康人吳太常信之八世孫也父菩提梁高平令嘗嬰疾亦歷年乃留心醫藥梁武帝召與討論方術言多會意由是頗禮之僧垣幼通洽居喪盡禮年二十四即傳家業仕梁爲太醫正加文德主帥

梁武帝嘗因發熱服大黃僧垣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太清元年轉鎮西湘東王府中記室參軍僧垣少好文史爲學者所稱及梁簡文嗣位僧垣兼中書舍人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垣赴荊州改授晉安王府諮議梁元帝嘗有心腹病諸醫皆請用平藥僧垣曰脉洪實宜用大黃元帝從之進湯訖果下宿食因而疾愈時初鑄錢一當十乃賜十萬貫實百萬也及魏軍剋荊州僧垣猶侍梁元不離左右爲軍人所止方泣涕而去尋而文帝遣使馳驛徵僧垣燕公于謹固留不遣謂使人曰吾年衰暮疾病嬰沈今得此人望與之偕老文帝以謹勳德隆重乃止明年隨謹至長安武成元年授小畿伯下大夫金州刺史伊婁穆以疾還京請僧垣省疾乃云自臀至臍似有三縛兩脚緩縱不復自持僧垣即爲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縛即解次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三縛即除而兩脚疼痺猶自攣弱更爲合散一劑稍得屈申僧垣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大將軍襄樂公賀蘭隆先有氣疾加以水腫喘息奔急坐卧不安或有勸其服決

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決乃問僧垣僧垣曰意謂此患不與大散相當即爲處方勸急使服便即氣通更服一劑諸患悉愈大將軍樂平公竇集暴感風疾精神瞀亂無所覺知醫先視者皆云已不可救僧垣後至曰困矣終當不死爲合湯散所患即療大將軍永世公叱伏列椿苦痢積時而不損醫朝謁燕公謹嘗問僧垣曰樂平永世俱有痼疾意永世差輕對曰夫患有深淺時有危殺樂平雖困終當保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謹曰當在何時對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謹歎異之天和六年遷遂伯中大夫建德三年文宣太后寢疾醫巫雜說各有同異武帝引僧垣坐問之對曰臣準之常人竊以憂懼帝泣曰公既決之矣知復何言尋而太后崩其後復因召見乃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勑停朝謁若非別勑不勞入見四年帝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瞼垂覆目不得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以爲諸藏俱病不可並療軍中之要莫過於語乃處方進藥帝遂得言次又療目目疾便愈末及足足疾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復即除華州刺史仍詔隨駕入京不令在鎮

宣政元年表請致仕優詔許之是歲帝幸雲陽遂寢疾乃召僧垣赴行在所內史柳昂私問曰至尊脉候何如對曰天子上應天心或當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一全尋而帝崩宣帝初在東宮常苦心痛乃令僧垣療之其疾即愈及即位恩禮彌隆謂曰嘗聞先帝呼公爲姚公有之乎對曰臣曲荷殊私實如聖旨帝曰此是尚齒之辭非爲貴爵之號朕當爲公建國開家爲子孫永業乃封長壽縣公再命之曰又賜以金帶及衣服等大象二年除太醫下大夫帝尋有疾至于大漸僧垣宿直侍疾帝謂隋公曰今日性命唯委此人僧垣知帝必不全濟乃對曰臣但恐庸短不逮敢不盡心帝頷之及靜帝嗣位遷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初進爵北絳郡公三年卒年八十五遺誡衣帽入棺朝服勿斂靈上唯置香奩每日設清水而已贈本官加荆湖二州刺史僧垣醫術高妙爲當時所推前後效驗不可勝紀聲譽既盛遠聞邊服至於諸蕃外域咸請託之僧垣乃參校徵効者爲集驗方十二卷又撰行記二卷行於世長子察南史有傳次子最字士會博通經史尤好著述年十九

隨僧垣入關明帝盛聚學徒校書於麟趾殿最亦豫爲學士俄授齊王憲府水曹參軍記室事特爲憲所禮接最幼在江左迄于入關未習醫術天和中齊王憲奏遣最習之憲又謂最曰博學高才何如王褒庾信王庾名重兩國吾覩之蔑如接待資給非爾家比也勿不存心且天子有勑彌須勉勵最於是始受家業十許年中略盡其妙每有人告請効驗甚多隋文帝踐極除太子門大夫以父憂去官哀毀骨立既免喪襲爵北絳郡公復爲太子門大夫俄轉蜀王秀友秀鎮益州遷秀府司馬及平陳察至最自以非嫡讓封於祭隋文帝許之秀後陰有異謀隋文帝令公卿窮其事開府慶整郝隆等並推過於秀最獨曰凡有不法皆最所爲王實不知也榜訊數百卒無異辭竟坐誅論者義之撰梁後略十卷行於世

褚該字孝通河南陽翟人也父義昌梁鄱陽王中記室該幼而謹厚尤善醫術仕梁歷武陵王府參軍隋府西上後與蕭撝同歸周自許奠死後該稍爲時人所重賓客迎候亞於姚僧垣天和初位縣伯下大夫進授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該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請之者皆爲
盡其藝術時論稱其長者後以疾卒子則亦傳其家業

隋

庾季才字叔齊新野人也八世祖滔隨晉元帝過江官
至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因家于南郡江陵縣祖詵南史
有傳父曼倩光禄卿季才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
易好占玄象居喪以孝聞梁湘東王繹引授外兵參軍
西臺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季才固辭太
史梁元帝曰漢司馬遷歷世居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
卿何憚焉帝亦頗明星歷謂曰朕猶慮禍起蕭牆季才
曰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荊陜還都以避其患
帝初然之後與吏部尚書宗懍等議乃止俄而江陵覆
滅周文一見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曰卿宜盡誠事孤
當以富貴相答初荊土覆亡衣冠士人多沒爲賤季才
散所賜物購求親故周文問何能若此季才曰郢都覆
敗君信有罪搢紳何咎皆爲賤隸誠竊哀之故贖購耳
周文乃悟曰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爲奴
婢者數千口武成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累

遷梢伯大夫後宇文護執政問以天道徵祥對曰頃上
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護沉吟久
之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自是漸疎及護夷滅閻
其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誅唯得季才兩紙
盛言緯候宜免政歸權帝讀少宗伯斛斯徵曰季才甚
得人臣之禮因賜粟帛遷太史中大夫詔撰靈臺祕苑
封臨頴縣伯宣帝嗣位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及高祖爲丞相嘗夜召問天時人事季才曰天道精微
難可悉察竊以人事卜之符亦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
得爲箕穀事乎高祖默然久之曰吾今譬騎虎誠不得
下矣因賜以綵帛曰愧公此意大定元年正月季才上
言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闕見國城上俄而變紫逆
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
今王氣已見須即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
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
月十三日甲子甲爲六甲之始子爲十二辰之初甲數
九子數又九九爲天數其日即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
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

月甲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爲得二大數今
月甲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
侍帝將遷都夜與高熲蘇威二人定議季才旦奏臣仰
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漢營此城經
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爲遷徙計高祖愕
然謂熲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賜季才絹布及進
爵爲公謂曰朕自今已後信有天道於是令季才與其
子質撰垂象地形等志謂曰天道祕奧推測多途執見
不同不欲令外人干豫此事故令公父子共爲之及書
成奏之賜米帛甚優九年出爲均州刺史時議以季才
術藝精通有詔還委舊任以年老頻求去職優旨每不
許會張胄玄歷行及袁充言日景長上以問季才因言
充謬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異常令人
就家訪焉仁壽二年卒季才局量寬弘術業優博篤於
信義志好賓游常言日辰厄與琅邪王褒彭城劉毅河
東裴政及宗人信等爲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克讓柳
誓之徒雖後進亦從遊款撰靈臺秘苑一百二十卷並
家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子質

字行脩早有志尚八歲誦梁元帝玄覽言志等十賦拜
童子郎累遷隴州司馬太業初授太史令操履貞懿立
言忠鯁每有災異必指事面陳煬帝多忌刻齊王暕亦
被猜嫌質子儉時爲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
我乃使兒事齊王由是出爲合水令八年帝親伐遼東
徵至臨渝問東伐剋不對曰伐之可剋不願陛下親行
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質曰願
安駕住此命將授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
既難行可住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
問今段何如對猶執前見帝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剋遣
人豈有成功帝遂行既而竭公感反斛斯政奔高麗帝
大懼遂歸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爲此耳今玄感戍
乎質曰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熒惑入斗如何對曰
斗楚分玄感之封今火色衰必無成十年帝自西
京將往東都質諫宜鎮撫關內便百姓歸農三五年令四
海少豐然後巡省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聞之怒遣馳
傳鎖質詣行在所至東都下獄兄死獄中子儉亦傳父
業兼有學識仕歷襄武令元德太子學士齊王屬義寧

初爲太史令

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也本姓章仇氏七歲誦學日誦數千言州里號曰神童及長博綜羣書尤善占候筭歷之術隱於白鹿山徙居林慮山茱萸澗受業者自遠而至初無所拒後憚其煩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盧於巖下以爲神仙可致太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不爲嗣謂所親曰吾拘逼而來不知所稅駕也今太子廢坐法當死高祖惜其才配爲官奴久乃釋其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仁壽末帝將避暑仁壽宮太翼固諫曰恐是行鑾輿不反帝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斬之帝至宮寢疾臨崩命皇太子釋之及煬帝即位漢王諒反帝問之答曰何所能爲未幾諒果敗帝從容言天下氏族謂太翼曰鄉姓章仇四岳之胄與盧同源於是賜姓盧氏大業九年從駕至遼東太翼言黎陽有兵氣後數日而楊玄感反書聞帝甚異之數加賞賜太翼所言天文之事不可稱數關諸祕密時莫能聞後數歲卒於雒陽

耿詢字敦信丹楊人也滑稽辯給伎巧絕人傳後主時

以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於嶺南勇卒詢不歸會羣俚反叛推詢爲主柱國王世積討禽之罪當誅自言有巧思世積釋之以爲家奴久之見其故人高智寶以玄象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筭術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闇室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動合符契世積知而奏之高祖配詢爲官奴給太史召後賜蜀王秀從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廢復當誅何稠言耿詢之巧思若有神上於是特原其罪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煬帝即位進欹器帝善之免其奴歲餘授右尚方署監事七年車駕東征詢上言曰遼東不可討師必無功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諫得免及平壤之敗帝以詢言爲中以詢守太史丞宇文化及弑逆之後從至黎陽謂其妻曰近觀人事遠察天文宇文必敗李氏當王吾知所歸矣謀欲去之爲化及所殺著島情占一卷行於世

來和字弘順京兆長安人也少好相術所言多驗周大冢宰宇文護引之左右累遷藏伯下大夫封洹水縣男高祖微時詣和曰公當王有四海及爲丞相拜儀同既

受禪進爵爲子開皇末和上表自陳龍潛所言曰昔陛
下在周與永富公竇榮定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即識其
人臣當時即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
忍誅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
皆汝所識隋公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上是守節
人可鎮一方若爲將領陣無不破臣即於宮東南奏聞
陛下謂臣此語不忘明年烏丸軌言於武帝曰隋公非
人臣帝尋以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報曰是節臣更無
異相于時王誼梁彥光等知臣此語大象二年五月至
[illegible]入臣在[illegible]問臣曰
我得無災[illegible]臣奏陛下曰公骨法氣色[illegible]已
右仕屬未[illegible]大悅進位[illegible]同郡
韓[illegible]寄詣和和謂之後四五當得大官人初[illegible]所
[illegible]至開皇十五年五月終人問其故和曰十五[illegible]
二五加以五月爲四五大官[illegible]也和言多此類著[illegible]
三十卷道士張賓[illegible]子順[illegible]門人董子華等此三[illegible]由
文[illegible]潛時並私謂帝曰公當爲天子善自愛及踐[illegible]
以[illegible]華州刺史子順爲開府子華爲[illegible]儀同

蕭[illegible]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也[illegible]
通尤稍陰陽筭術江陵覆亡歸于魏爲儀同周[illegible]
[illegible]以朝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高祖受禪進[illegible]
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陰陽書言性孤峭不與[illegible]
浮沈又與楊素不協由是擯落鬱鬱不得志見[illegible]
祥之說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迹爲悅媚焉開皇[illegible]
上書曰今年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illegible]
年乙卯上[illegible]在朔旦
梁江[illegible]

[illegible]至此慶一也[illegible]西之[illegible]
[illegible]至萬[illegible]德在丙此十一月建丙子酉德在寅正
建寅[illegible]本[illegible]合德而吾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
[illegible]日即是[illegible]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
年與歲德合[illegible]在元旦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
與歲月合[illegible]公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月之朝日
朝[illegible]經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吉況乃甲
[illegible]一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上元正月是
[illegible]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之元月之朝日之

九[illegible]而本命爲九元之先行年爲三長之首並
[illegible]合德所以靈寶經云角音龍精其祚曰彊來歲
年命納音得用歷之與經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
七甲寅[illegible]辛酉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
陽始[illegible]即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陰始祀
[illegible]后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並乾之覆育
皇[illegible]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上覽之
[illegible]陵王時爲太子言東宮多鬼魅鼠妖
[illegible]詣東宮[illegible]邪[illegible]於宣慈殿設神坐有回風
從艮地鬼門來埽太子坐吉以桃湯章火驅逐之風出
宮門而止謝土於未地設壇爲四門置五帝坐于時寒
有蝦蟆從西南來入人門升赤帝坐還從人門而出行
數步忽然不見上大異之賞賜優洽又上言太子當不
安位時上陰欲廢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顧問及獻
皇后崩上令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至一處云卜年
二千卜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
高緯父葬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
吉朕不當爲天子若云不凶我兼不當戰沒然竟從吉

言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雞未鳴前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帟滿七八里并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十餘人謹案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吉今黑氣當冬王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無疆之候也上大悅其後上將親臨發殯吉復奏曰至尊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岡臨卯酉謹案陰陽書不得臨喪上不納退而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違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爲太子竟有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今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記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氣應上又臨喪兆益見矣且太子得政信其亡乎當有眞人出矣吾前紿云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運也吾言信矣汝其誌之及煬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位開府嘗行經華陰見楊素冢上有白氣屬天密言於帝帝問其故吉曰其候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後從容謂楊玄感曰公宜早改葬玄感亦微知其故以爲吉祥託以遼東未滅不遑私門之事未幾而玄感以反族滅帝彌信

之後歲餘卒官著金海三十卷相經要錄一卷宅經八卷葬經六卷樂譜二十卷及帝王養生方二卷相手版要決一卷太一立成一卷並行於時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開皇初徵入朝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高祖召與語竟無所答賜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隅狂游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時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游永樂爲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爲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爲非所及也伯醜亦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東道北壁上有青裙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寃以詣伯醜伯醜爲筮之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就取果得之又將軍許知常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速還不然者楊素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俄而上崩諒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有人失馬

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爲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爲作卦卦成曰我不堪爲鄉說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爲我買魚作鱠當得馬矣其人如教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禽之崖州冒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上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爲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薄責之果得本珠上奇可之賜帛二十匹國子祭酒何[illegible]嘗詣之論易聞妥之言倏爾而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乎人之微有辭義所況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故論者以爲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壽終

隋孝恭京兆人也明天文筭術高祖甚親遇之每言災祥之事未嘗不中上因令考定陰陽書官至上儀同著歌器圖三卷地動銅儀經一卷九宮五墓一卷遁甲錄十卷元辰經十卷元辰厄百九卷百怪書十八卷祿命書二十卷九宮龜經一百一十卷太一式經三十卷孔子馬頭易卜書一卷並行於世

劉祐滎陽人也開皇初爲大都督封索盧縣公其所占

候合如符契文帝甚親之初與張賓劉輝馬顯定歷後
奉詔撰兵書十卷名曰金韜上善之復著陰策二十卷
觀臺飛候六卷玄象要記五卷律歷術文一卷婚姻志
三卷產乳志二卷式經四卷四時立成法一卷安歷志
十二卷歸正易十卷並行於世
張胄玄勃海蓨人也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趙
煚薦之高祖徵授雲騎尉直太史令參議律歷事時輩
多出其下由是太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
胄玄所推步甚精密上異之令楊素與術士數人立議
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與胄玄等辯析之暉
杜口無所答胄玄通者五十四焉由是擢拜員外散
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暉及黨與八人皆斥逐之
改定新歷言前歷差一日內史侍郎顏慈焚上言曰漢時
落下閎改顓頊歷作太初歷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當
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十年術若舉其成數聖
者之謂其在今乎上大悅漸見親用胄玄所謂歷法與
古不同者三事其一宋祖沖之於歲周之末創設差分
冬至漸移不循舊軌每四十六年却差一度至梁虞劆

歷法嫌沖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
度書玄以此二術年限縣隔追檢古注所失極多遂折
中兩家以爲度法冬至所宿歲則漸移八十三年郎行
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歷宿起牛初明其
前後並皆密當其二周馬顯造丙寅元歷有陰陽轉法
加減章分進退蝕餘乃推定日創開此數當時術者多
不能曉張賓因而用之莫能考正冑玄以爲加時先後
逐氣參差就月爲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
縮所出實由日行遲則月遂日易及令合朔加時早日
[illegible]少令合朔加時晚檢前代加時早晚
[illegible]長益之率日行自秋分已後至春分其勢遲計一
[illegible]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後至秋分日
行遲計一百八十一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illegible]
[illegible]遲三自[illegible]歷朔望逢交下問外[illegible]
[illegible]賓立法則有[illegible]蝕[illegible]能明冑玄少
[illegible]六道歲[illegible]道一十日[illegible]一因天[illegible]
[illegible]二日[illegible]紀而[illegible]

[illegible] 內道則在黃道
[illegible] 黃道之南也雖遇正交無
古陰陽[illegible] 必遠因[illegible] 一定限信交遠近逐氣
[illegible] 獨[illegible]者有七事其一
古歷五星[illegible] 日月[illegible] 率見伏盈縮悉無格準冑玄候
之又各得眞率合見之數與古不同其差多者至加減三
十許日即如熒惑平晨見在雨水氣即均加二十九日
見在小雪氣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以爲定見諸
星各有盈縮之數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其積候所
知時人不能原其旨其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凡諸古
歷皆以爲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冑玄積候知辰星一
終之中有時一見及同類感召相隨而出即如辰星平
晨見在雨水者應見即不見若平晨見在啓蟄者去日
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內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隨
見其三古歷步術行有定限自見已後依率而漸進退
之期莫知多少冑玄積候知五星遲速留退眞數皆與
古法不同多者差八十餘日留回所在亦差八十餘度
即如熒惑前疾初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日行一百

七十七度定見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
步天驗今古皆密其四古歷食分依平即用推驗多少
實數罕符胄玄積候知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
月向四星即速背之則遲皆十五度外及循本率遂於
交分限其多少其五古歷加時朔望同術胄玄積候知
日蝕所在隨方改變傍正高下海處不同交有淺深遲
速亦異約時立差皆會天象其六古歷交分即爲蝕數
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交十度
食三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即蝕既其應多少自
古諸歷未悉其原胄玄積候知當交之中月掩日不能
畢盡故其蝕反少去交五六時月在目內掩日便盡故
其蝕乃既自此以後更遠者其蝕又少交之前後在冬
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胄玄所立蝕分最爲詳密
其七古歷二分晝夜皆等胄玄積候知其有差春秋二
分晝夜漏半刻皆由日行遲疾盈縮使其然也凡此胄
玄獨得於心論者服其精術大業中卒于宮
許智藏高陽人也祖道幼常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
極時號名醫誡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

豈謂孝平由是遂世相傳授仕梁位員外散騎侍郎父
景武陵王諮議參軍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爲散騎
常侍陳滅高祖以爲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王
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今來相迎
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苦到當必相苦爲之奈何明夜
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
至爲俊診脉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癎不可救也果如言
俊數日而薨上奇其妙賚物百段煬帝即位知藏時致
仕帝每有苦輙令中使就宅詢訪或以輦迎入殿扶登
御牀留藏爲方奏之用無不效卒於家年八十宗人許
澄亦以醫術顯澄父奭仕梁爲中軍長史隨柳仲禮入
長安與姚僧垣齊名拜上儀同三司澄有學識傳父業
尤盡其妙歷位尚藥典御諫議大夫封賀川縣伯父子
俱以藝術名重於周隋二代史失其事故附云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齊後謀
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寶常被配爲樂戶因刻達鐘律
遍工八音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
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

大爲時人所賞然歷周隋俱不得調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爲黃鐘調寶常雖爲伶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一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且論八音旋相爲宮法改絃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律變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已來音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西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疑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以鐘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怨望蘇威因詰寶常所爲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悅之先生當言從胡僧受學云是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先生當言所爲可以行矣寶常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四夷之樂非中國宜行其事竟寢寶常聽大常所奏樂泫然泣

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言者皆謂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寶常貧而無子其妻因其卧疾遂竊其資物而逃寶常竟餓死將死取其所著書焚之曰何用此爲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開皇中鄭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並討論墳籍撰著樂書皆爲當時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及寶常遠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等能造曲爲一時之妙又晉鄭譏而寶常所爲皆歸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寶常然皆以服謂以爲神時樂人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六藝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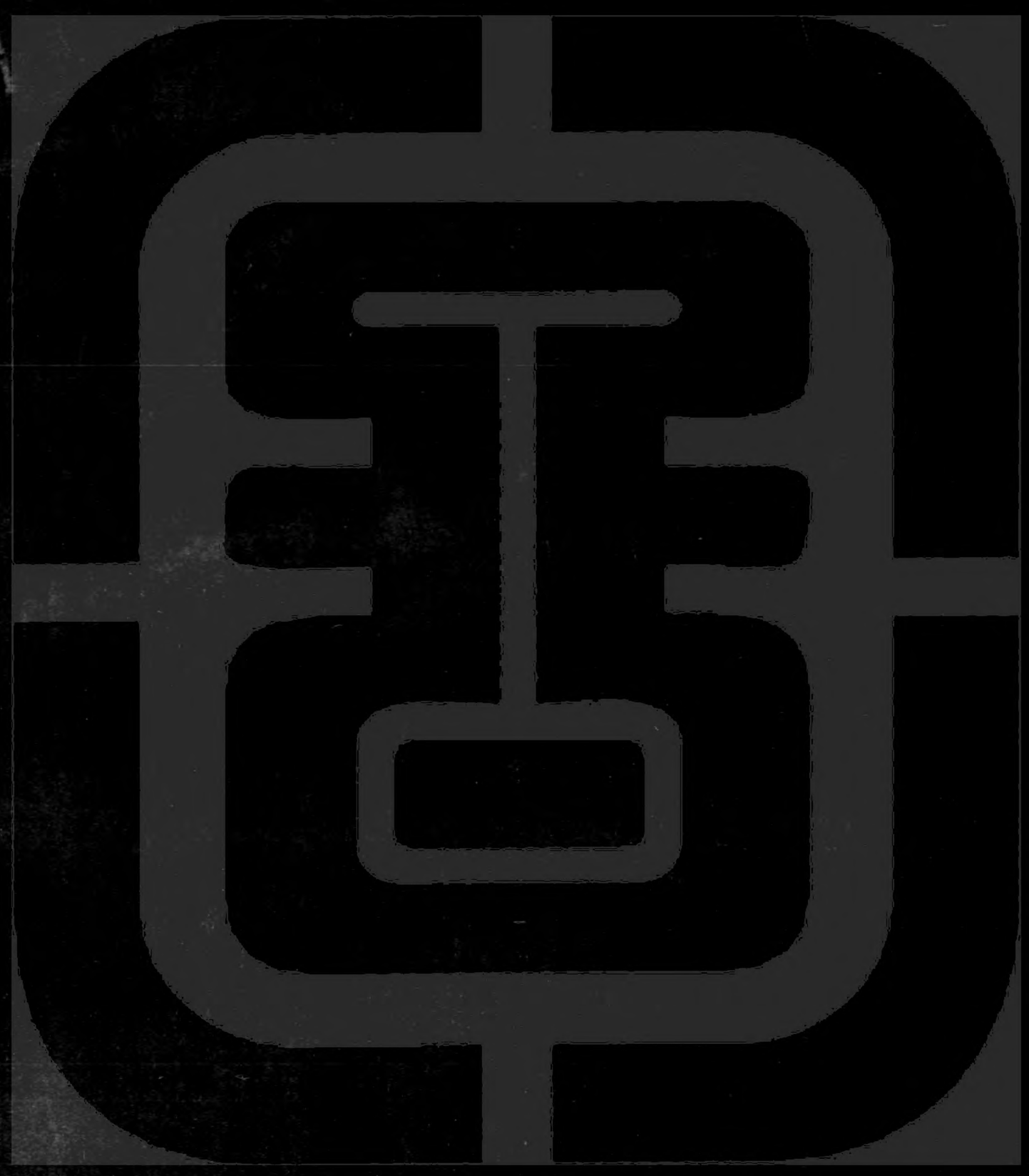
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當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卧室中聞之驚起內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弑於江都

何稠字桂林西域人國子祭酒妥之從子也父通善琢玉稠年十餘遇江陵平隨妥入長安仕周御飾下士高祖爲丞相召補參軍兼掌細作署開皇中累遷

丞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波斯嘗獻金絡錦袍組織殊麗上命稠爲之稠錦成踰所獻者上甚悅時中國久絕琉璃作匠人無敢措意稠以綠瓷尾爲之與眞不異尋加負外散騎侍郎開皇末桂州俚李光仕爲亂詔稠募討之師次衡嶺遣使招其渠帥洞主莫崇解兵降款桂州長史王文同鎖崇詣稠所稠詐宣言曰州縣不能綏養非崇之罪命釋之引共坐并從者四人爲設酒食遣之大悅歸洞不設備稠至五更掩及其洞悉發俚兵以在餘賊象州逆帥陳條遣羅州逆帥龐請等相繼降以合

遣建州閩府梁昵討叛夷羅壽羅州刺史馮暄討賊帥李大檀並平之承制署首領爲州縣官而還衆皆悅服有欽州刺史竇猛力帥衆迎軍初猛力欲圖爲逆至是惶懼請身入朝稠以其疾篤示無猜貳放還州與約八九月詣京師相見稠還奏狀上意不懌其年十月猛力卒上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稠曰猛力共臣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來初猛力臨終誡其子長眞曰我與大使期不可失信於國士汝葬我訖即宜上路長眞如言入朝上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

以勳授開府仁壽初文獻皇后崩稠與宇文愷參典山陵制度稠性少言善候上旨由是漸見親昵上疾篤謂稠曰汝既曾葬皇后今我方死亦宜好安置囑此何益但不能忘懷耳寬而有知當相見於地下上因攬太子頸曰何稠用心我後事動靜當共平章大業初煬帝將幸揚州勑稠討閱圖籍造輿服羽儀送至江都其日拜太府少卿稠於是營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車輿輦輅皇后鹵簿百官儀服依期而就送于江都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物巨億計帝使兵部侍郎明雅選部

薛邁等勾覆數年方竟毫釐無舛稠參酌今古多所改創魏晉已來皮弁有纓而無笄道稠曰此古田獵服也今服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導自稠始也又從省之服初無佩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除去印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舊制五輅於轅上起箱天子與參乘同在箱內稠曰君臣同所過爲相逼乃廣爲盤輿別構欄楯侍臣立於其中於內復起須彌平坐天子獨居其上自餘麾幢文物增損極多帝復令稠造戎車萬乘鈎陳八百

煉帝善之以稠守太府卿後兼領少府監遼東之役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弩手三萬人時工部尚書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師未得濟左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橋二日而就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廻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闕面列一觀觀下三門比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稍加至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遇宇文化及亂以爲工部尚書及敗陷于竇建德復爲工部尚書舒國公建德敗歸于唐授少府監卒又齊時有河間劉龍者性彊明有巧思齊後主令脩銅雀臺稱旨因而歷職通顯及隋文帝踐阼大見親委位右衛將軍兼將作大匠遷都之始與高熲參掌制度世號爲能大業中有南郡公黃亘及弟袞俱巧思絕人煬帝每令其兄弟直少府將作于時改創多務亘袞每參典其事凡有所爲何稠先令亘袞立樣當時工人莫有所損益亘位朝散大夫袞散騎侍郎